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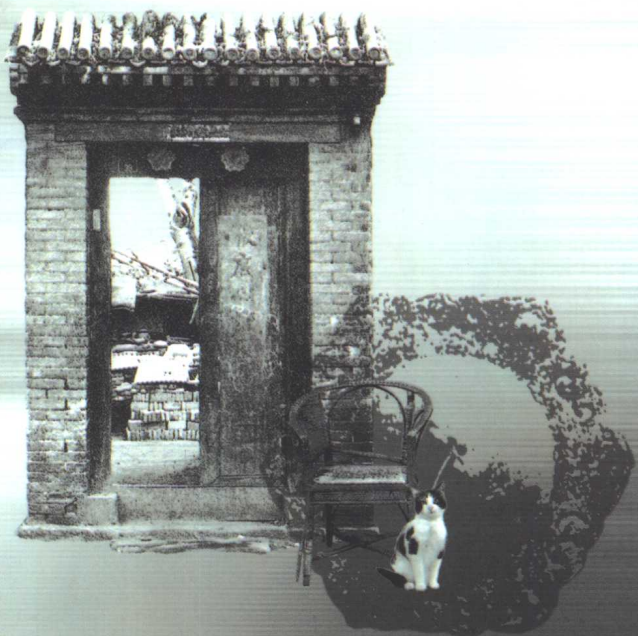
右直胡同

北京记忆

Beijing Memory

靳飞=著

记忆文丛



时事出版社

·记忆文丛·

北京记忆

靳 飞 著

时事出版社

BEIJING MEMORY →

北京记忆

靳飞=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记忆/靳飞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记忆文丛)

ISBN 7-80009-645-9

I. 北… II. 靳… III. 随笔 - 作品
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02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5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4.50 元

序 一

孙 郁

算起来，我和靳飞已是老朋友了。许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后来相识，惊讶了半天，才知道他还那么年轻。靳飞谙熟旧史、喜谈掌故，对京剧、昆曲情有独钟。而所交之人，又多为老者：冰心、萧乾、张中行、季羨林、启功、吴祖光、谭元寿、范用、邓云乡……有位朋友告我，他到南方去，身着马褂，口吟旧诗，自称是“业余八旗子弟”，一时成了新闻。然而那时，他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

我不太了解京城旧俗里的东西，对帝京风物知之甚少。所以，对靳飞的世界，多少有些隔膜。记得有一次收到他的信，批评我们副刊发表的旧体诗不合规

范，令我感动不已。此后便注意到了他的文章。他写了那么多的文化老人，文笔老到、见识不俗，读了印象很深。我觉得靳飞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旧梦里，他的兴奋点大多在“现代性”之外，说遗老气么，也许过重，但迷于传统文化，为古老的文明“持节”，是的，的确的。

晚清以降，每代青年大多惟“新”是趋，为古文明“持节”者，已不多了。靳飞走的是一条逆俗的路子，在传统里陷得很深，有一点像堂吉珂德，日夜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他写有一手漂亮的古文，旧诗亦有味道。倘谈民国以来北京的书肆、庙会、文人逸事，他在年轻人中可算佼佼者。非正宗气，亦无流行色，在我们这个时代殊为难得。靳飞是一个找到自我的人，虽然深味世态炎凉，知道这一条路荆棘丛生，但痴心不改，在信仰的灯照耀下孑然前行，那勇气是非常人具有的。

我觉得文化恋旧没有什么不好，倘不是复古者，能从传统中打捞新奇的东西，为今人所用，是不亦快哉的事情。靳飞这些年，就在做这一类的工作。他后来去了东京，一住就是多年。有趣的是不仅没有洋化，且对中华文明一往情深，文化还乡的情结更重了。这一本《北京记忆》写京城的生活，可谓痴情深深，有着别样的风采。作者在东瀛念及北京，视角迥异，态度平和，读了不禁感慨良多。七十年代以来北

京文化的变迁，靳飞目睹了许多，且又以边缘心态述其原委，看了爽心悦目。书中有一点知堂的情调，一丝张中行的文思，还带有邓云乡式的几缕乡愁，但文笔又自成一格，和同代的许多文人比，作者的气韵是特别的。

这特别的原因，我以为已跳出了旧京的文化樊篱，多了另一种目光。他深入到日本的民俗里，从东亚视角看故国遗物，觉得东亚文明有着相亲相近的一面。他曾提出文化上要有一点“亚洲主义”，觉得应从亚洲本土寻觅现代的理性。此观点已渐渐引人注意，有启发的东西确实不少。北京人对己身的环境已不甚敏感，靳飞却发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他写胡同、写剧院，写林林总总的文化人，像一幅幅画，看了亲切得很。我觉得他似乎想于两国京城的比较里，寻找东方人精神的亮点。这亮点对进入“全球化”的亚洲而言，是笔财富。而我们今天的青年，已渐渐把它们忘却了。

记得去年，我与城北徐公应邀赴日访问，与靳飞相处，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们谈老北京、谈周氏兄弟，彻夜难眠，乐而忘忧。我在他和徐公那里，知道了许多不懂的知识。虽偶存疑义，亦有争辩，但彼此的距离却缩短了。人的一生，常可遇见各种奇人，靳飞呢，是我遇见的奇人中的奇人。他以布衣之躯，做庙堂之事；用童子之心，寻文化之根。虽点点

滴滴，而落地有声，铿锵入耳。读他的书，不会空手而归吧。

二〇〇一年元月于北京

序 二

张颐武

靳飞是一个筑城者。

他在东京悄然地以想象和文字构筑一座北京城。这座城市和在中国的那个北京一样具体和充满趣味与诗意。几个世纪以来的那种生活的智慧、那种无可替代的“京味儿”都好像被植入了东京，我好像能够在这里听到胡同中的谈天说地，看到那些慢慢消逝的北京风物在这里复活。通过靳飞，你可以在东京看到京剧的演出，见到最纯粹的北京人，说最标准的北京话，你有机会和一个小小的北京社群一起在这里沉醉。靳飞会让你在你看不到北京的时候给你一个北京，这个靳飞用他瘦弱的身躯和几乎无穷的精力构筑的北京城似乎比今天的那个现实存在的北京更加像北

京，这里有过年在厂甸买回的冰糖葫芦，有茉莉花茶的醇香，也有在皇城根下玩着两个铁球漫步的老人。这件筑城的工作似乎是靳飞的几乎不可能、但又如此明确和有希望的使命。对于这件工作的痴迷不是来自野心和壮志，而是来自趣味和感情。对于靳飞来说，北京是惟一的寄托，没有北京靳飞的一切也不会存在。尽管他生活在东京，但他在东京的游走依然像在北京一样，他有同样的目光、同样的期望和同样的想象。于是，他在东京构筑想象的北京，这个北京虽然仅仅是一个幻象，一个飘浮在内心世界的图景，但似乎比真实更真实，更加无可置疑和引人迷恋。靳飞如同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人物，混杂了真实和幻象、也混杂了不同的文化。

我还记得我和靳飞相识不久，一次我们约在涩谷见面的情景，那是在作为涩谷标志的那只狗的雕像下，四周是东京的忙碌的滚滚的人潮和等待约会的红男绿女，靳飞走来的时候，他的风度和表情与周围的一切不同，我说不出为什么一眼就发现了他的北京的表征，我一下子好像就回到了王府井或者西单的街头。而我们开始寒暄之后，他的非常纯正的北京话使东京好像在一个瞬间变成了北京。在东京我们的相识和相遇使我有机会像在北京一样享受聊天的乐趣。我们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话题和回忆，也有许多共同的或者可以互相补充的经验和看法。但关键的是我们都有

对于北京的迷恋和想象，它可以不断地展开、驳诘和补充，变成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所以，靳飞是我在东京获得的许多温暖的友谊中最为和我的过去的回忆相关联的那一面。

在北京时我就已经通过在四川出版的风土杂志《龙门阵》知道了他的名字。《龙门阵》是我最喜欢的杂志之一。它的鲜明的四川风格、深厚的来自四川文化底层的智慧和幽默都是让人难忘的。靳飞是那里不多的经常撰稿的北京人，他那些写身边事、记友人和师长的随笔是《龙门阵》的一个异数。靳飞的文章文人气息非常浓，但又有来自北京民间的那种活力，所以让我难忘。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他的形象想象为一个极为高大的打篮球的运动员。其实这想象在他的文章中不可能找到丝毫的根据。后来我发现，这是将靳飞与摄影家凌飞弄混了，凌飞是非常高大的。名字中共同的“飞”字，让我的记忆发生了某种混乱，我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联想。但奇怪的是在我们共同生活在北京的岁月中没有相识的机会，却在东京相遇。见面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文雅、瘦削的人。但他也有惊人的旺盛的精力。一方面不断地在写作中回到他成长的北京，将这个北京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也不断在东京和北京之间真实地穿行，组织各种活动，促成各类计划。他的名片上的头衔似乎多少有些怪异，但也非常好地表达了他的身份：“两京盛世闲

人，中日祖传票友”。“票友”显示了他对于北京文化传统的沉醉和迷恋，显示了靳飞在京剧中找到的文化认同，表明靳飞对于过去的无尽的感怀。而“闲人”则表明了一个自由的、无拘束的人生态度和选择，一种脱离了当代生活的一般的轨道的选择。一是倾注的无尽的文化关爱，一是现世的生活抉择。靳飞将自己的写作与人生完全同一化了。他一方面浸润在传统中国的那些无尽的诗意和感情之中，另一面用一种超越的生活方式寻求对于当下世界的理解。他可以说是以一种传统的态度来面对当下的不多的人之一。这和他虽然年轻，却不断与许多代表传统的所谓“老生代”文人交往有关。“老生代”是靳飞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他的所指似乎是和“新生代”相反的那些代表中国文化的一脉传统的文人，在所谓“西潮”涌动的全球化浪潮中的那些足以象征中国文化传统的老人。靳飞对于这些人倾注了无尽的关爱。和他们的交往与对于他们的精神的阐发是靳飞生活中最为主要的方面，也是他所构筑的北京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他用想象构筑他们的形象，细心地守护这些形象，精心发掘这些形象的无穷的含义。在这里，他似乎希望通过对于这些人物的诗化的理解来寻求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正在消逝的情感。他的对于传统的理解不是业已成为文化经典的那些典籍和文物，而是活生生的生活的艺术。所以他寻找的情感的寄托都不是那些已经逝去的死的

文化，而是那些仍然存在，却行将消逝的东西，他们不流行，却仍然有魅力，他们不能被人们理解，却包含无穷的深意，无论所谓“老生代”或者京剧。靳飞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他们真实存在的形态，而是他们在想象中的含义。他寻找传统的活的踪迹，他试图发现一种“活传统”。这活传统的最好的表征就是北京本身，北京经历的急剧的变化，包括社会主义式的革命的改造和近年来急剧的全球化的冲击，使得这个城市有了不可思议的断裂，在我仅仅离开不到两年，我居住的中关村一带的变化就使我无法辨识了。但在这一切变化之外，它仍然遗留了许多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一些无法改变的特征。这些特征赋予了北京一种连续性，一种内在的灵魂。他们仍然是不可能为岁月的侵蚀所黯淡的光芒。而“老生代”和京剧就是靳飞认定的北京的灵魂。他将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这些对象上，以诗意的方式理解他们，渴望他们被人们理解。当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之中，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消费时代的文化产品，被旋卷在“后现代”的浪潮之中，这些另类的话语也难免被无穷的“挪用”，另类也难免变成一种流行文化。这似乎是我们共同的无可逃避的宿命吧。但靳飞却仍然在“活传统”中寻找自己的认同的可能，寻找一种寄托和归宿，这是一种人生的艺术，或者说是一种艺术的人生。

于是，靳飞可以说是一个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我从一篇他的自传式的文章中发现他对于“现代性”的学校教育和学校体制的反感和格格不入。无论作为学生或者教师，他都对于这种结构有所不满，也有若干不快的回忆。他没有兴趣接受现代的学院体制的那种狭窄的学科划分和严格的专业训练，而是接受了一种类似“私塾”式的传统的教育，一种在传统的“文史”领域的知识的传承。一位刘耀祖先生在学校之外的对于中国传统经籍的教导和传授提供了一个另类的选择。这种传承显然不是“现代”的学院体系中的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的体现。这种和我们几乎所有人不相同的成长的经历给予靳飞一种游走于文化的各个方面，以爱好和兴趣为中心的自我表达的空间。他没有学院式的背景，也就有超越学院式的自我局限的可能。在他看来，对于文化传统的迷恋，对于北京的迷恋就是关切的中心，这里没有那种刻板的“学问”，而是有诗意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表达。靳飞的文章寻求一种即兴的、灵活的表达。即使他写的论文也不是那种刻板的规范所能限制的，而总是有即兴发挥。有性灵之所在。

他的这些以北京为中心的回忆文章，虽然仅仅是一鳞半爪的记忆的断片，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好像随心所欲，却寄托了一种无尽的绵长的感情。这是凭吊，更是对于那些仍然活着的传统的无限

的期望。他希望通过这些过往岁月的北京的发掘发现今天与过去联系的“踪迹”。他对于这种“活传统”的迷恋实际上是通过“怀旧”发现传统的活的部分，那些和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相关的部分。这里展现的那些片断无疑是另一种通向“过去”的孔道。靳飞的这些文章唤醒了我对于自己的八十年代的人生的回忆。这是一个构筑想象的北京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那里面有种种有趣的事情会吸引我们的关切的目光。在靳飞这里，北京当然是无限“混杂”的，也是迷宫般微妙的，但他的北京却是在一位文人“游走者”的寻寻觅觅中出现的。他的那些新奇事物不是那些突然出现的断裂和破碎，而是与过去的无限的联系。靳飞的北京不是一个因特网时代的、由洲际饭店、商务中心和购物中心以及新的住宅区、酒吧和第六代电影构成的国际都市，尽管他穿行在东京和北京这两个国际都市之间，但东京对于他似乎仍然具有江户时代的面貌，他在那里也不过瞩目歌舞伎、能这类艺术和寿司这类食品。而北京则是由传统的市民构成的城市，它的风貌大概和老舍笔下的风貌有点相似，和当年的《北平一顾》中的形象相似。这里人们仍然有老的礼数，有旧的风致，有京剧和那些已经到耄耋之年的老人，有冲击之下的平和与尊严。这个世界未必真正存在，但它就在靳飞书中。靳飞给予我们的是我们在断裂中已经接近遗忘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中有一些意味深长

的东西。

一位筑城者在东京默默地建造的北京毕竟是弥足珍贵的。它虽然没有现在存在的那座壮观的、宏伟的超级都市那样巨大和伟岸，但它却是靳飞用他的感情和想象建起的文字之城，我相信它会有许多知音。让我有一点欣慰的是，尽管我们对于那个仍然活着的传统的北京遗忘得很快，但靳飞同样写得很快，在旧的城市迅速消逝之际，想象的城市的建筑也在迅速进行着。

我们只有祝福这件工作。

是为序。

序 三

祝 勇

靳飞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表露了他的忧郁。他说，去国六载，故国早已物是人非，他的朋友（如萧乾、吴祖光等）相继作古，即使健在的，也已是耄耋之年，音讯日少，尽管北京日渐繁华，然而他所熟悉的故人和熟悉的旧地都在消逝中，每次回来，都不免觉得凄凉茕独，已恍然不知这是谁的城市了。

时代的变迁迅猛地涂抹着我们的记忆。类似的感受，我也曾有过。当我试图循着内心的地图寻找旧日生活的遗址，我发现一切早已荡然无存。崭新的楼厦和立交桥改变着我们的生存背景，阻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那些曾经真实地介入我们的生活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无法证实的谎言。我站在此时此刻的人海